

外国人纷纷撤离疫情中心，巴基斯坦却让公民留下

cn.nytimes.com/china/20200212/china-coronavirus-pakistan/

MARIA ABI-HABIB 2020年2月12
日

February 12,
2020



[欢迎[点击此处](#)订阅新冠肺炎疫情每日中文简报，或发送邮件至cn.letters@nytimes.com加入订阅。]

新德里——几天来，在中国武汉上学的纳迪姆·巴蒂(Nadeem Bhatti)看着自己的外国同学一拨又一拨地逃离这个冠状病毒暴发中心。随着一些国家从疫情热点地区撤离公民，印度人、尼泊尔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排着队，脸色阴沉地登上巴士走了。

但巴蒂和其他数百名巴基斯坦学生一样，被留在了这里。

巴基斯坦政府要求巴蒂和其他800名在武汉的巴基斯坦学生留在原地，政府这样做是出于一个令人感到沉重的考虑。

广告

巴基斯坦的医疗系统十分混乱。勉强维持的医院缺少受过训练的医生和物资。如果受感染的公民回国的话，病毒可能会在全国有增无减地传播。巴基斯坦是世界上仍在与小儿麻痹症作斗争的最后几个地方之一，登革热和艾滋病的病例也在增加。

“我敢保证，一开始我以为我们必须回去，因为我们可能会被病毒感染，”25岁的巴蒂说，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。“我因为紧张，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。”

“但现在我们不这样想了。巴基斯坦没有治疗冠状病毒的好医院，而中国人正努力战胜这场疫情，”他说。

但有些巴基斯坦人想知道，他们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游戏中的棋子。中国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盟友之一，作为两个合作伙伴中的弱方，巴基斯坦可能面临着不从中国撤侨的压力，以免让北京难堪。

中国正在努力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，也因对病毒的早期反应缓慢而受到了全球的密切审视。政府周二宣布，自去年12月以来，已有1016人死于该病毒。周一的100多例死亡发生在湖北省，武汉是它的省会城市。

巴基斯坦上周恢复了飞往中国的商业航班之后，人们对该国是否过于巴结奉迎的怀疑也在增长。如果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话，有钱支付机票的巴基斯坦公民可以回国。

广告

巴基斯坦总理的高级卫生顾问扎法·米尔扎(Zafar Mirza)本周在Twitter上敦促在华巴基斯坦公民保持冷静。

政府“正在最高层讨论有关情况，并将根据所有因素做出最佳决策，包括毁灭性的冠状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”，米尔扎写道。“放心吧，你们是我们的自己人，我们关心你们！”

一名被困在离武汉不远的咸宁市的巴基斯坦学生呼吁撤侨，他回击了政府的说法。

“你们甚至有一丁点关心我们吗？”这名在Twitter上只给出名字是穆罕默德·易卜拉欣(Muhammad Ibraheem)的用户写道，他在湖北科技大学学医。“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都杀了算啦？这对你们来说很容易，或者把我们卖给中国算啦。至少你们会得到些好处。你们把我们丢在这里等死呀。”

在采访中，易卜拉欣把咸宁的情况描述得很绝望。他说，随着死亡人数不断上升，医疗物资正在耗尽。由于银行关门、自动取款机停止工作，他和其他许多巴基斯坦学生买食物的钱都快没有了。

他说，在疫情暴发之初，当地政府把精力都放在控制病毒上了，政府不让学生（以及大多数民众）离开房间，根本没有考虑为易卜拉欣和他的同学们提供基本保障的问题。

广告

他说，“我们曾有三天没水喝。后来，我们的大学为我们提供了水，但只给了每个学生四升水，让他们维持五天。”他还说，他和同学们喝完了饮用水后，不得不把不适合饮用的自来水烧开后喝。

“巴基斯坦政府一点也不帮忙，”他说。

记者联系了巴基斯坦政府，但政府拒绝置评。

好几群学生不得不用录制视频，向巴基斯坦政府发出紧急请求，要求政府将他们撤离。

在一段视频中，五名戴着口罩的学生肩并肩站在一起。

“我们请求巴基斯坦政府，我们也是你们的孩子，”一名学生透过蓝色的医用口罩说。“求你们，求你们，求你们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。”

广告

来自莱亚的巴蒂说，他认为，留在武汉既保证了自己的安全，也为加强巴中关系尽了一份力。

“我们决定留在这里，与这个国家站在一起，”巴蒂说。“如果他们能战斗，我们也能战斗。在我们的国家有个说法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比蜜还甜，比喜马拉雅山还高。”

尽管如此，孤独感仍使他烦恼。大多数时间，巴蒂都呆在留学生宿舍里无所事事。这座曾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学生，以前很热闹。现在，楼里只剩下127名学生——他们都是巴基斯坦人。

就在走廊的另一端，四名巴基斯坦学生上个月感染了病毒，他们曾在其中一人的宿舍里一起吃晚饭。从那时起，学校已禁止学生见面。为了打发漫长的日子，巴蒂常常沿走廊走到他最要好的朋友的宿舍门口，两人隔着窗户说话。

巴蒂描述的疫情暴发后头几天的情况，与易卜拉欣描述的一样令人绝望：学生们吃的东西快没了，同时他们被禁止离开宿舍。

学生们发出了解决他们吃饭问题的恳求之后，学校管理部门建立了一个系统，让巴蒂和其他学生到校园里的一个办公室去订购他们需要的东西。然后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等着有人敲门的声音，这意味着他订的东西到了。送东西的人把东西放在门口后，快速离开，他们从未见过面。

广告

有时他吃饭时，母亲会打电话给他，但他承认，母亲的焦虑让他紧张。

“我妈想叫我回家，”巴蒂说。“她哭，她为我祈祷，还给我们社区里的穷人分发食物，让他们也为我祈祷。”